

一次风雪里的偶遇

一朵徐徐绽放的青莲

一场属于每个人的传奇

Blue Lotus
Agency of Secrets

神秘事务所

草木清寒 著

東方出版社

主 月 蓮

Blue Lotus
Agency of Secrets

神秘事務所



草木清寒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莲神秘事务所 / 草木清寒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060-5399-0

I . ①青… II . ①草…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396 号

青莲神秘事务所

(QINGLIAN SHENMI SHIWUSUO)

作 者: 草木清寒
插 图: 詹焯媛 Thinkling 制图
责任编辑: 傅跃龙 王 伟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彩 插: 14
字 数: 16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5399-0
定 价: 2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目 录

序 章	/ 001
-----	-------

第一章 莲花之子	/ 005
-------------	-------

第二章 死亡般的沉睡	/ 028
---------------	-------

第三章 红莲焰火	/ 044
-------------	-------

第四章 破碎的玻璃	/ 083
--------------	-------

第五章 指尖的桃花源	/ 105
---------------	-------

第六章 真实的世界	/ 143
--------------	-------

第七章 夕阳战旗	/ 154
-------------	-------

第八章 归 属	/ 184
------------	-------

附 录 关于青莲的二三事	/ 203
-----------------	-------



序 章



◎青莲雪

吴纯睁开眼睛，满目纯白。

这是哪里？他疑惑地环顾四周。没有，什么都没有，仿佛所有的光、热、色彩都被抹去了，唯独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白色里，与全世界隔绝。

真安静啊……安静得让人不安。

只有他一个人，他就是这纯白世界的中心，可他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他低下头，想伸展十指，却惊讶地发现指尖纹丝不动。神经元像是在那一瞬间全部流失了，对于身体发出的任何指令都宣告无效。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他似乎已经没办法再挪动半分了，就连刚刚还能移动的脖颈这时也僵死着，让他不得不保持着一个低垂着头、双肩耸起的姿势，站在世界的中心，一动不动。

这种感觉太熟悉了，熟悉得令吴纯有些绝望。好像从他记事起，他就被锁定成了这样的一个姿态，畏畏缩缩地站在失色的空间里。他的躯壳像个不起眼的冰雕，被摆放在在公园的一角，而他本人就被封冻在厚厚的冰层后面，一开始还试图挣扎着拍打冰壁大声呼

救，可行人熙熙攘攘，就是没有一个人为他驻足。久而久之，他连挣扎都索性放弃了，甚至还摆出和冰雕一模一样的姿势来，很是有点破罐破摔。

忽然耳畔响起轻轻的脚步声。他一怔，是听觉回来了吗？

脖颈又能动了，他扭头向着声音的来处望去，结果看到一面巨大的镜子横亘在天地相接的地方。奇怪的是，镜子里并没有映出他自己的脸，只出现了一条走廊。走廊狭长，墙壁粉白，惨白的灯光将走廊照得通明。尽头是两扇紧闭的门扉，镶嵌着磨砂玻璃，他甚至可以看见玻璃后面模模糊糊的人影。

.....

“把孩子拦住，他不能进去！”女人急切的低语，是护士吗？

“别闹了吴纯！你妈妈回不来了！”苍老的声音，老人枯瘦的手按在他的肩上。

“给我打电话干嘛？我们已经离婚了！”是个男人，冷漠而不耐烦。这个声音曾经千百次地在他的梦魇里出现，这次又让他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冷颤，“孩子？孩子我不养，我干嘛要养？”

镜子里的世界也是苍白的，似曾相识，好像某一天他就曾经站在这条走廊上，看着什么人被推进那扇门。他对着那扇门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却被无数双忽然冒出来的手拦住了。他进不去。

倏然间，记忆全部回归，如潮水般瞬间涌入吴纯的脑海，闭塞的感官忽然为之一清。

他想起了那个晚上，他站在一个苍白的世界里，母亲躺在床上。耳旁全是纷杂的喧哗，他认不出任何人的脸，听不到任何人的声音，这个世界里只有他和母亲。母亲没有再睁开眼睛，也



没有再对他说过一句话，她的手一点点冰冷下来，而他仍然紧紧地握着，握得那么紧，因为他知道，只要一松手那根纽带就要断了，他就要永远地失去她了。可最后呢？他已经忘记了他是怎样松开手的，他哭到嗓子哑了头晕了，母亲的床还是被推走了，再也没有了，再也不会出现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些影子忽然又都回来了，它们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在他耳畔发出尖刻的嘲笑。记忆好像一帧帧图画在眼前跳格播放，每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

父亲又在和母亲吵架，父亲把水果盘猛地摔在地上，那是母亲特意买的，想让父亲出差回家时的心情好一些。可是父亲一回家就摔了盘子，他甚至没有看一眼母亲精挑细选的花纹，他从来都不在乎。吴纯捂紧了耳朵，可他仍然听得到那争吵。求求你们不要吵了……爸爸求求你不要再砸东西了……不要摔门了……他怯懦地蹲在角落里，父亲的愤怒已把他吓得说不出一句话……父亲带回了精致的礼物，他只不过是问了问是不是送给妈妈的，结果就成了这场争吵的导火索。父亲已经扬长而去好久了，而吴纯仍蹲在那里，任凭母亲的哭泣持续着……

恍然他又回到了病房，母亲被推进那扇门里去了，他被无数双手拦住了，怎么挣扎都挣不脱。他叫喊着，踢打着，哭叫着，可是无济于事。

“让我进去！”吴纯在心里嘶喊，“我妈妈在里面！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

“放开我！”吴纯终于喊出声来，大汗淋漓，嗓子已然嘶哑。

耳畔仿佛炸雷滚滚，吴纯倏然抬起头，苍白的空间开始扭曲。最后的惊鸿一瞥里，他看到天幕裂开一条大缝，澄澈的夜空露出一线，夜幕上莲花如烟花般绽开，赤红若烈焰。

那一刹，整个穹宇都燃烧起来。

吴纯猛地惊醒过来。

原来是他趴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睡着了，脖颈和十指都被压得有些僵硬麻木。他下意识地去回想刚才那个梦，大脑却一片空白，就像窗外的那片茫茫白。

下雪了。

第一章

莲花之子

香灰簌簌落入莲台形状的香座里，如纷扬的雪片。一线烟气自香柱顶端悠悠升起。

昏暗的斗室里，檀香萦绕。斗室极小，长不过两米，宽也仅一米有余，仅容一人活动。地上铺着蔺草编织的垫子，覆盖了地板的每一寸，拼接的缝隙缀着黑色的布条。室内空无一物，唯有与门相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字。浓黑的墨落在雪白光洁的玉版宣上，用笔苍劲，并非汉字，而是一个蜿蜒道曲的符号。细看之下，竟有些像一个大写的、花体的英文字母“F”。

字画之下，有个特制的檀木衣架，上面挂着一套黄金战甲。

短甲、束腰，极为贴身，每一片鳞都厚实沉重，拥有刀锋般锐利的边缘。其上，细如发丝的笔触雕刻出上古的传说，万重莲花里碧浪翻卷，少年将长剑高悬于巨龙的头颅之前，眸中如有星火熊熊；而战甲通体镀金，流转的寒光将战甲映成了古朴庄严的暗金色，华贵的纯金里混合进了鲜血的色泽，仿佛娇艳花丛里陡然闪现刀剑的寒芒。

战甲背后，古老的篆字书写出八字铭文。

“莲花之子，一世无双！”

然而，战甲之上，独独缺少了一套相配的头盔。少了头盔的战甲孤零零地挂在衣架上，像个死去多年的无头武士，枯骨却未朽，仍有不可磨灭的风华汹涌而来，令人不敢逼视。

袅袅青烟中，修长白皙的指尖轻轻划过黄金战甲的表面。一点一点，指尖滑到战甲腰部，那里系着一条腰带，厚重的方形搭扣就在腰带正中，上面刻印着莲花图腾。

指尖扣住了搭扣，旋即蓦地发力，像是想要解开腰带、把战甲从衣架上褪下来。

杀机陡现！

肃杀的狂风自战甲而起，瞬间席卷了整个斗室，字画被倏然撩起，在风里卷舞，发出裂帛一样的声音。狂风里挟裹着血腥的气息，龙啸马嘶、金铁交击混杂成了兜头的巨浪，仿佛是……整个古战场扑面而来！

风临陌陡然收手。在指尖离开搭扣的一瞬，满斗室的风浪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在刹那间归于沉寂，除了壁上兀自微微摇晃的字画之外，斗室里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还是不行。”风临陌剧烈地喘息。劲风吹乱了她的发髻，两缕漆黑的长长鬓发垂下来，松松地贴在脸颊两侧。为了对抗那一阵劲风，她在霎时用尽了全身的力量，可仍然差得太远。

她缓缓退到门边，正视着黄金战甲，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在询问战甲：“那么，想要觉醒成为莲花之子，究竟还需要什么？”

黄金战甲纹丝不动，寒光却盛了几分。

风临陌将右手叠在左手之上，面对战甲，以手触眉心，随即腰弓成90度的直角，恭恭敬敬地对战甲行了标准的汉式揖礼。礼成，她再不耽搁，当即退出门去。秀丽的背影消失在门口，仿佛画卷里收官的写意一笔。



门被轻轻带上了，门上有一块小小的黄铜匾，匾上以清丽小楷刻着七个字：青莲神秘事务所。

“您好，这里是青莲神秘事务所，请问您……”

“请问风临所长在吗？”电话里的男人听上去非常谨慎，很明显他在试探电话的正确性。

“不好意思，她出去……呃，她出差了。”接电话的是个十七八岁的白衣少年，看似还不太知道要怎么回答这种电话，只能硬着头皮编造理由。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男人发现电话没错，立刻咄咄逼人起来。白衣少年拿手背抹抹额头上其实并不存在的一滴汗，紧张地环顾四周。除了他之外，只有个梳双马尾辫的少女坐在沙发上安安静静地读书，看都不看他一眼。

“可能是下午，可能是晚上，也可能是明天……”白衣少年含含糊糊地答应着，“其实……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您找她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转告。”

“我有案子，问她接不接。”男人说。

白衣少年又下意识地用手背去抹额头了。他飞速把话筒拿得离耳朵远远的，一只手按住话筒，压低声音叫沙发上的少女：“妹！快救命！”

双马尾少女闻声抬头看向他：“什么事？”

“有案子进来！”白衣少年试图不让电话那头的委托人听见自己这毫无专业水平可言的窃窃私语，“接不接？大伯在不在？烟雪在不在？”

“都不在，所长跟烟雪一起走了，去什么学术展览会，大伯去搞今年的烟花了。”双马尾少女慢悠悠地回答。

“那我们两个是做什么的？”

“除了看店，就是去除邪灵呗。”

“您还在吗？”白衣少年终于发现他只能一个人摆平残酷的现实了。他深吸一口气，重新抓起话筒，“这个案子嘛——”

其实他想说所长不在我做不了主，但对方好像会错了意，迅速打断他的话：“报酬我出得起。”

“其实——”

“我是警局介绍来的。”男人紧接着又说，“顾警官叫我打这个电话，找青莲神秘事务所的所长，风临陌。”

白衣少年愣了几秒，他忽然意识到这个案子的重要性了。

“好吧。”结果他只有这一句话可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就在他以为他的回答太没水准、让委托人忍不住要另投别家的时候，男人终于开口了。

“那个人回来了，是来报仇的。我的公司，那些员工……”男人轻声说，声音里蓦然带上了某种刻骨的恐惧，让白衣少年听得背后一冷，“他们，好像一个接一个地……死了。”

晨光熹微，迢递群山披着微茫的山岚，宛如天边泛起的一线黛青。尚是清晨，就连百鸟都还未曾苏醒，山谷里一片静谧，几乎能听见松针落地的声音。

被群山所环抱的山谷里，赫然有片广阔的水域。那湖泊极大，无边无际，若是站在湖面上向外望，竟有苍茫大海之感。湖上烟波浩渺，而湖中万朵青莲袅袅绽放，翠叶重重；而在水中央，有亭台楼榭绵延百里，雕梁画栋，飞檐檐角雕刻着凤凰的图腾。在青山的一侧有一座孤零零的照影小台，其名“衍青之谷”。台子刻自一块完整的玄色巨石，由四根短短石柱撑起，柱子上雕刻繁复古拙的花纹，风缠绕着莲花。台子贴水面极近，其上空无一物，人若是站在台边，一弯下腰就能触到平如古镜、波澜不起的水面。



蓦然间，有脚步声踏碎了这一片静寂。隔着万重雾色，照影小台上竟然出现了两个人形，一高一矮。她们出现得如此突兀，简直像是凭空显形而来。影影绰绰间，能依稀看到两个人都是女子身形，亦穿着广袖博带的汉式衣冠。高个的女子领先走到台前，然后停下脚步。矮个的女子跟上来，高个女子便挽住了她的手，示意她注意脚下。随后，两人竟然一步便从台边踏下去，分明是该一脚踏空、落入水里的，却有道涟漪紧贴着水面无端端泛起。在她们踏足之处，浮现出了一片幽幽的暗金色光华，呈六瓣莲花状，稳稳托住了脚步。一步一步，金莲随着足落而绽放，又在足起的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正对着她们的，便是另一座照影台，要比先前的大了数十倍，亦是空无一物。然而，这座台子的后面却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两者之间隔着一道狭窄石桥，石桥细长，两侧有古朴的阑干，阑干上固定着七宝琉璃莲台状宫灯，在阳光的映照下，琉璃表面上彩光潋滟、晶莹剔透，美丽得不可方物。

就在两人踏上第二座照影台的一瞬间，主建筑群里的第一盏宫灯蓦地亮了一下。

忽然间，仿佛异世界的开关被开启了，无数人影凭空显现，在照影台上，刚刚还寂静空茫的湖面倏然热闹起来。“铮”一声古琴弦动，丝竹之音萦绕耳畔，有深红衣装的侍从将沸水注入绘有工笔花鸟的细腻瓷杯，清隽茶香散开。所有人都穿着黑或白的汉式深衣，男子着直裾，女子着曲裾；他们三两成群地交谈着，不时轻笑，或交头接耳。霎那间，照影台变成了一场汉风的盛宴。

“是个结界。”风临陌对着侍从微笑一下，转头在烟雪耳畔说，“穿过来才能看到一群人在喝茶联谊，他们喜欢清净。”

烟雪却提着衣服的下摆，感觉相当郁闷。

风临陌早就跟她说好了，今天来参加什么“世家学术展览交流会”，这个展会四年一次，对所长风临陌来说特别重要。一大早，陌就风风火火地杀入储物间，拖出来一个大箱子打开，里面正是两件汉服。她指着一件，对烟雪说：“你把这个穿上。”

在有限的时间里，从来都不修边幅的风临陌竟然很隆重地打扮了起来。她穿了白色的曲裾，上面用银线绣着密密麻麻的莲花花纹，袖口、襟口都有青色和紫色的滚边；就连平时总草草挽一个髻的头发也无比认真地梳了，挽了个高高的凌云髻，用全套碧玉的头饰固定住了。烟雪自己则是黑曲裾、同样的青紫滚边。衣服比她的身材稍微大一点，因为她穿了风临陌的衣服，而风临陌要比她高出个七八厘米。

“我们可以快点吗？”烟雪对着兀自当窗理云鬓的风临陌抱怨，“你们家的展览会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了，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风临陌终于优雅地整理好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头发，她转过身来看着烟雪，烟雪却一阵头晕，因为夕阳在陌的背后铺成一片粲金，那一刹盛装的陌就好像古画卷里走出的莲花神祇，脸上却挂着与装束毫不相符的猥琐笑容：“喂，你能不能带着我直接移形到会场？那个空间和事务所的位置正好重叠，只要你能带着我穿越空间，我们就可以站在客厅里直接到达目的地，否则还要去坐那个连接不同异世界的地铁，哎呀，一定会迟到的。”

“就知道你要这么做！”烟雪顿时怒发冲冠，忍不住地吼道，“带人穿越空间很费体力的！”

可又能怎么办？她只好扶住风临陌的肩膀启动异能力，任由风临陌很骄傲地报出地名：“世家，衍青之谷。”



刚刚从水面上过去的时候，烟雪过长的下摆几乎把她绊倒，还是让风临陌搀住了。除此之外，风临陌给她绾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发髻还一直往下坠，弄得她头皮生疼。她几次想去扶，又觉得不合礼节，只好作罢。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穿？”烟雪问。

“这里是我的老家，它位于异世界，名字叫做‘世家’。”风临陌说，“古时候，世家的世界与人类世界的边界线非常模糊，两边往来频繁。由于世家的科技高度发达，且身负异能力——所以世家离人类世界越来越远，交流也少了很多。大约到了汉朝，世家与人类的交往便几乎停止了，所以，世家的人崇尚汉节，我们穿汉服，行汉礼，因此在学术展览交流会上穿一身汉礼服，一点儿没错。而且我知道你接下来肯定要抱怨头发的事情，你17岁了，按照这里的规矩早就及笄了，不束发会让人家笑话的。”说话间，二人已来到石桥的入口外，隐约可见对面门口的红衣侍者。烟雪仰起头，已看不清建筑物的全貌了，但在桥的尽头，门口那个高显的大匾上写着的“世家”二字，却让烟雪明白了，这就是目的地。她忽然觉得很紧张，拉了拉陌的衣袖，说：“你不要先给我讲讲世家的故事，还有这个学术展览会，省得我给你出丑。”

风临陌沉吟了一瞬，算了算时间，离入场结束还有7分钟，于是她解释道：“华夏神州以龙为尊，自汉代起龙便被定型为‘天子’的象征。然而，在龙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神兽，与它并驾齐驱——”

“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来个米老鼠……”烟雪不由自主地接下茬。

风临陌扫了她一眼，流畅地继续：“那就是凤凰。有说‘凤’和‘凰’是两种动物，可在世家的传说里，龙为雄属阳性，凤凰为雌属阴性。龙与凤凰是一对夫妇，如黑白阴阳一样司掌完全对

等的不同力量，令世界保持着绝对的平衡。然而，龙凤虽是夫妇，彼此之间却也有着永不停歇的力量争夺，此消彼长。当人类崇尚战争杀伐、以男性为主导的时候，龙的力量便迅速发展膨胀。与此同时，凤凰便开始被人忽视，力量也迅速衰微。而现在凤凰的力量已经很难和龙进行抗衡了。”

“世界力量失衡，征战不休，哀鸿遍野。为了拯救万千生灵于涂炭，凤凰便在异世界中创造了‘世家’。她赐给世家卓绝的异能力，远超人类的科技进程，还有永不枯竭的繁荣，而且我们可以自由穿梭于异世界和人类世界。世家是凤凰的嫡系血裔，我们的力量来自于血缘，我们的血脉起源于远古创世的神明。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付出对等的东西——那就是延续凤凰的使命，与恶性事件战争等抗衡。而异世界的灵异者便执行龙的命令，主张杀戮，所以我们对灵异者从来不会手软，就像我开了个神秘事务所。”

“所以总结一下，你们不算是人类，而且你们很牛逼。”烟雪说。

风临陌耸耸肩：“可以这么说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给我们起一个很拉风的名字……叫神之使者什么的。”

陌说完后就拉着烟雪向前走，因为还有3分钟，客人就禁止入内了。烟雪抓紧时间最后问道：“所有人都姓风临？”

风临陌摇头：“不，世家一共有8脉，各自司掌凤凰8种不同的力量。这八脉姓氏各异，但是八大世家同气连枝，血脉相融。

‘风临’是排名第四的姓氏。”

她指指自己和烟雪袖口上的滚边，边走边继续解释：“这是我专门在世家穿的礼服，在这里‘血统’太重要了，所以不知是谁发明了这个方法——在衣服上镶边。每一种姓氏都有一种不同的颜色，两色滚边就是代表了父系姓氏和母系姓氏，世家内部相互联姻。你看，我们是紫、青滚边，紫色代表‘风临’姓氏，青



色是第三大姓‘清濯’家的颜色，是我母系的姓氏。还有那边那个喝茶的，他是青、红滚边，红色代表第二大姓‘辰染’，青色还是我们‘清濯’……等等，他是我二表哥！”

风临陌火速闪躲，把头别到一旁，很明显是在躲着她二表哥。烟雪赶紧跟上去，好心地挡住风临陌半边身子，问她：“干嘛不想见你二表哥？”

“太复杂，跟今天这个展会的关系太大了。”风临陌叹了口气，“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莲花之子，一世无双’？”

“有啊。”

“那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莲花之子，拉帮结伙’？”

“……”

两个人已经在大殿入口处了。入口处的红衣的侍者，立刻低头微施一礼，说：“请两位女宾把右手伸出来。”

风临陌在背后推了推烟雪：“要给你验血，否则不让进。”

烟雪狐疑地把右手伸了出来。侍者身旁的小桌上放着个红木托盘，里面竟然是一堆酒精棉球，还有一根奇怪的钢笔。侍者熟练地用棉球擦了擦她右手的食指，然后轻巧地拿起那根钢笔，笔尖点在她食指指肚上。只听“咔哒”一声，烟雪指肚上微微一麻。那根钢笔竟然是设计精巧的便携针管，此时一滴殷红的血珠沁了出来，立刻被笔尖吸收了进去。钢笔侧面一个小小的液晶屏幕亮了起来，侍者观察那屏幕，然后蹙起眉，小声读了出来：“人类，A型血，正常……不是世家的人？”

“她和我是一起的，验血只是让你放心，不是什么恐怖分子。”风临陌把自己的右手也伸出去，“验我的。”

侍者把钢笔头旋下来，重新换了笔芯里的针管，然后给风临陌也来了一针。烟雪盯着那块液晶屏幕看，结果惊诧地发现上面紫光、青光逐次亮起，一行字浮现：“风临，清濯，风临陌。”